



# 草堂尋勝

藝文：文中視察姑蘇文景龍，因則歸處見，姑蘇重要古跡。

舍尊音韻音，實真正以音典禮。

美：文中視察姑蘇文景龍，因則歸處見，姑蘇重要古跡。

草堂古利聲聞中外，係高僧鳩摩羅什講經譯經之處，它位于西安市西南約六十華里處的圭峯山下。

八月三十日，天氣晴和，白雲悠悠；秋蟬長鳴，山風陣陣。

午飯過後與喬君相約，再次游覽了草堂古寺。汽車行約三華里，片刻即到古利大山門前。兩扇朱紅色的大門暢開着，進進出出的游人絡繹不絕。

我們跨入大門，漫步於柏樹成蔭的夾道之中。道旁兩邊，各右各有六角古亭一座。西邊亭內矗立着唐《圭峯定慧禪師碑》，唐武宗會昌元年（八四一年）勅封寺僧宗密爲定慧禪師。該碑刻於唐寅宗大業九年（八五五年），爲名書法家裴休宰相撰文並書，頂部爲柳公權篆額，是書法楷模之名碑。碑文記敘宗密繼承達摩至六祖慧能祖祖相傳的禪宗義理，又受道圓衣鉢之傳，倡教禪一致之說；又闡佛儒一源的思想主張；以禪敎度生、救國家爲己任。這樣的僧人，受到帝王的青睞是理所當然的。

東邊亭內，放置着一口重爲一萬多斤的大鐵鐘。爲明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四月鑄造。鐘高二點六四米。爲省內現存稀有

古鐘之一。鐘爲號令衆僧之器，「曉去則破長夜，驚睡眠。暮擊則覺昏衢，疏算昧日」。古時懸掛於空，早晚擊之，其聲宏亮渾厚，遠聞數十里。鐘身鑄有龍、鳳、獅及八卦等精美紋飾，反映出古代冶煉技術的精湛。

出亭向北，來到二山門前，門左右兩側，各植一棵蒼翠、挺拔的青松。看了說明，方知爲八二年三月，日本福井縣日蓮宗中務所來草堂寺「祖庭」參拜鳩摩羅什時栽植的「中日友好草堂寺參拜樹」。兩棵青松的北邊，芭蕉郁郁葱葱，高過了碑廊的房頂。

二山門的門額上有青磚雕刻的「草堂古寺」四個大字。進門後便是「凹」字形的碑廊，牆壁上鑲嵌着歷代以來的草堂石刻以及文人墨客的詩詞。我們依次瀏覽，未作詳讀。行至西廊側門處，覓得一塊詩碑，看了又看，不忍離去。此碑詩文，爲唐江山奠基人——唐太宗李世民所作。提起李世民與草堂寺，還有一段戲劇性的文字記載，據一九三四年的《戶縣志》載：「隋大業二年（六〇六年）《李淵爲子世民祈疾記》稱，鄭州刺史李淵，爲男世民目疾，先於此事求佛。蒙佛恩力其患，乃捐敬造碑、像一鋪願此功德。資弟子男、合家大小，福德興足，永無災障，弟子李淵一心供

八望擴苦難，安樂趣榮。

楊照林

養」，文後又有按語「按：是時太宗才九歲耳。而史稱高祖燕、隨、岐三州刺史，不曰鄭州，此亦可証史之闕」。李淵來寺，求羅什法師顯靈，爲次子世民治療目疾一事，說明李淵是一位崇佛者。唐朝建立，「玄武門事變」後，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他念起羅什法師的恩德，御駕草堂，祭祀什師。住親兵於寺外。今日寺院東南的村庄名曰「草堂營」，相傳爲唐太宗駐軍遺址。太宗當年所留的這首《贊羅什法師》詩云：「秦朝朗現聖人星，遠表吾師德至靈。十萬流沙來振錫，三千弟子共翻經，文成金玉知無朽，舌似蘭蓀尚有馨。堪嘆逍遙園里事，空餘明月草青青。」詩作贊頌了後秦時羅什法師，說他越過廣漠，來長安振錫佈教；譯經規模宏大，所譯經典金玉般的珍貴，至今還散發着馨香。後兩句說明唐初寺容略爲蕭條。

我迷戀不捨地離開了詩碑，踱步至柳蔭處納涼憩息。在我陷入沉思的當兒，正殿東間的住持宏林法師走了過來。由於相識，即邀我們進入室內。他熱情地遞上了糖水，我們就毫無拘束地談起了草堂寺的沿革及羅什法師當年的譯經情況來。

草堂寺原爲逍遙園的一部分，地處皇家上林苑之中。其間林木密茂，風景極爲優美。後秦弘始三年（四〇一年）姚興皇帝迎什師來長安，遂在此地近兩千畝竹林之心築起了寺院。據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載：「世稱大寺，非是本名。中構一堂，權以草苦，即以其內翻譯佛經，故名草堂」，又因什師住此譯經，亦稱「棲禪寺」。姚興皇帝住寺，伴什譯經，建築日益宏偉。據《陝西通誌》載：「姚興常於逍遙園引諸沙門聽番僧鳩摩羅什演講佛經。起逍遙宮殿，庭左右樓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繩大一圍，兩頭各拴樓上。會日，令二人從繩上過，以爲佛神相遇。」可見當時宮殿高樓的建築和會日的盛況了。北朝時，佛教有了進一步發展，《歷代三寶記》又載，「魏末周初，衢街稍整，將大寺分爲四寺。草堂本名，即爲一寺，常住寺、京兆王寺、大乘寺……」。隋

唐之交，兵戈相見，草堂漸趨蕭條。後經唐王朝提倡，草堂復展宏圖，唐穆宗長慶元年（八二一年）宗密禪師住持該寺，大振宗風，中興草堂。五代後梁開平年間（九〇七—九一年）重修，改稱「清涼建福院」。北宋乾德四年（九六六年）再次重修，寺容煥然一新。北宋大哲學家、教育學家程顥先生，進士及第後官拜鄆縣主簿，曾於嘉佑五年（一〇六〇年）二月游寺留詩云：「參差臺殿綠雲中，四面簷簷一徑通。曾讀華陽真詒上，神仙居住碧林中。」詩前自註云，「寺在竹林之心，其竹蓋將十頃。」宋以後寺址逐漸縮小。元至正二十六年（一三六六年），再次修葺。明洪武六年（一三八三年）以該寺爲「僧會司」，主持各方佛教事宜。清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勅封僧肇爲大智圓正聖僧，改寺名爲「聖恩寺」。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寺僧寂法復重修。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回民起義，寺毀於火。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又遭洪水衝擊，僅留勝迹於頽園敗壁之中。一九二〇年，當地羣衆修建了佛殿五間、僧房數間。一九五〇年後改建了碑廊，彩繪了大殿、廂房，爲羅什舍利塔、圭峯碑和古鐘各築了保護亭。一九七二年成立了草堂寺文管所，重築了大山門，改建了圍牆，修起了煙霧井亭等，今已成爲中外遊客雲集之地。

草堂寺爲三大譯場中最早最大的譯場。什師當年譯經，規模極其宏大，在我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他比唐僧玄奘早兩個半世紀。

鳩摩羅什之父鳩摩羅炎，係天竺（今印度）人，家世相國。鳩摩羅炎辭去了相位，翻越葱嶺（今帕米爾山結），到龜茲（今新疆庫車），與龜茲國王的妹妹結婚生什。什師生於東晉康帝建元元年（三四三年），七歲出家，九歲時隨母去印度，先習小乘經典，後學大乘教說，長期鑽研，造詣頗深。回西域後名聲特高。東晉十六國時，漢人名僧釋道安曾建議前秦最高統治者苻堅迎什來内地。道安去世的同年（三八二年），苻堅派呂光率兵去西域破龜茲

，挾什至涼州（今甘肅武威）。三八三年淝水之戰發生，苻堅一敗塗地，後被大將姚萇（羌人）所殺。姚氏建立了後秦，都長安。呂光得知關中發生政變，遂即在涼州建立了後涼。關中姚萇死後其子姚興繼位。興於弘始三年（四〇一年）滅後涼，迎什至長安，住草堂寺，從事講經譯經，培養弟子。什師先曉梵語，後在涼州十七年又精通了漢言。他的譯經採取意譯。所譯的經典，既不失梵語的原意，又明瞭易懂。

姚興皇帝親自組織，伴什譯經。「什摯梵本，與摯舊經，以相讎校」。據記載譯經沙門「八百餘人」。前來從學僧人三千之衆，其間有傳記可考的著名人物不下三十餘人，而其中僧肇、道生、慧遠、慧叡等八人稱爲什門八子。特別是廬山山釋慧遠，「學貫羣經」，爲江南著名高僧。他不遠萬里，出了東晉地域，渡江北上至草堂寺，叩什爲師，學習並參與譯經工作。什師譯經整整九年。譯出的經典九十七部，四百二十五卷。姚興弘始十一年（四〇九年）八月廿日，什師病逝於草堂寺中，火化後將舍利葬於塔下。

我們和宏林法師談論良久。出室來到正殿。

正殿那高大的金身佛像前，供奉着一尊楠木雕刻的羅什法師的坐像。高一點二米。雕工精細，綫條清晰；面容慈祥，栩栩如生；一雙慧眼，炯炯有神；全神貫注，似在講經。據宏林法師介紹，方知爲日本日蓮宗（日蓮，係日本鎌倉時代的名僧，他於一二五三年創立該宗）羅什顯彰會會長松大周爲首的使節團，於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日遠道敬送而來。羅什翻譯的《妙法蓮花經》被日本的日蓮宗視爲「聖經」，他們成立了羅什遺迹顯彰會，提出「知恩當報」的口號，在日蓮圓寂七百周年之際，來草堂寺爲大恩人鳩摩羅什舉行開光法會和羅什像奉安揭幕儀式。羅什法師爲中印、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經過宏林法師的恩允，筆者在正殿內拍了幾張彩照。

出了正殿，穿過西側門，來到羅什法師舍利塔院前院外的四棵「淨土樹」參天蔽日，高達三十餘米。其中兩棵腰粗五〇多公分。提出此樹令人津津樂道：草堂寺西去三十華里的羅什堡有座羅什寺，相傳爲羅什初來時講經之處。該寺庭院西側有一株「淨土樹」明《一統志》載「寺內有淨土樹，一本六株，俗傳鳩摩羅什憩此覆其履中土於地而生者。春花秋實，壳內所結似土，故名「淨土」」。當地羣衆呼之爲「脚汗樹」，謂什師脚汗所生，葉有數尖，恰似人脚，言其能醫腳疾。此樹在羅什寺內生長了一千五百三十年，大樹傾倒復生小苗。一九四七年夏天驟風大作，大樹傾倒於西廂房上。當年根部復萌五株小苗。當時的牟縣長即令人築起了嚴實的圓形磚牆，保護「聖樹」。既不通風，又不見光，五株小苗夭折而亡。後來，法國梧桐進陝，羣衆方知原爲此物。爲了紀念鳩摩羅什，一九五七年鄂縣文管部門在羅什寺栽了兩株，并在草堂寺什師塔前栽植了此四株。

進了羅什法師舍利塔院。宏林法師啓鎖開門後，光亮、精美的舍利塔展現在眼前。塔高七尺八寸，共十三層，用八種不同顏色的大理石雕刻而成。周圍共八面，均有浮雕的水紋、蔓草、須彌山等圖案，還有陰刻的飛仙，極爲精美細緻，係舍利塔中的珍品。據《鄂縣志》載，其石「爲西域所貢」。當地羣衆俗呼爲「八寶玉石塔」。

舍利塔亭前約五米處的路中央有一石砌淺井，上覆一五角形花崗岩井圈，周圍陰刻着「二柏一眼井」五個大字。井兩邊各有二株枯柏，樹身直徑約爲十五公分，原爲五十年前寺僧所植，并非稀有古樹。因兩邊高大的槐樹放出的氣味與柏樹的幽香互有排斥，加之低矮的柏樹又見不到陽光，逐漸枯萎死亡。

豈知此井存在於舍利塔前已有一千五百七十多年的歷史了。它原名叫「蓮花井」，據《高僧傳·鳩摩羅什傳》記載，羅什臨終時「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

什死「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化」。傳說骨灰葬於塔下，當

年塔前即生出一朵蓮花來，姚興皇帝遂令人挖掘，發現根連什師舌尖。口吐蓮花之說謂什師譯經無一字之差，所講佛經宛若蓮花般的純正、潔白。議論之後，宏林法師當場表示要以「蓮花井」圈取而代之。

蓮花井西北有元人選刻的「逍遙園大草堂棲禪寺宗派圖」石碑

一通。記載着自什師起各代住寺名僧及信奉佛教的名徒。其中列有唐代劉禹錫、裴休、白居易等人的名子，是研究佛教文化的珍貴資料。

出塔院，繞竹籬，穿曲經，來到烟霧井涼亭前。擡頭便見「烟霧井」三個大字的匾額，係詩人、書法家、宗教活動家趙樸初所書，筆力剛健，神采飛揚。涼亭正中有一磚砌小井，俯首可見井中之水，這就是草堂烟霧的「烟霧井」了。據一九三四年《鄂縣志》載：「烟霧井在草堂寺竹林中，井係以磚砌成者。中腰有石塊，相傳昔時，每見一蛇卧石上，輒有白氣一股由井升騰，繚繞於省城西南，所謂草堂烟霧」。這段文字神奇而富有神話色彩，是採之於民間的附會之說。

歷代史志皆爲「烟霧」、「烟雨」之說，並無「井」字的記載。草堂寺山環水繞，稻田密佈，樹林蔭翳，山峯重疊。天氣稍有變化，水氣升騰，雲霧迷濛，繚繞於山腰及古刹周圍。隨着西風飄向帝都。詩情畫意古已有之，今亦可見。長期以來「草堂烟霧」被譽爲關中八景之一。

來到前院，謝絕了宏林法師的陪同。我引領凝視着終南諸峯，發出了思古之幽情。拔地而起的圭峯，俯視着古刹的衰興；懸崖峭壁的紫閣峯，迎着夕陽格外顯明。呵，皇家的寺院，聞名的古刹，您有幸身居名山之下！今天，您光彩奪目，容光煥發，感召着人們接踵而至，成爲旅憩息之所。

(上接第33頁「道元論佛性」)

一九二二），亦見於H.杜蒙林(Heinrich Dumonlin)：《禪宗史》，（紐約麥克格朗—希爾圖書公司，一九六五），第153頁。

⑯⑰⑱⑲《正法眼藏·辨道話》,《大正藏》第82册,第19頁。第18頁。第16頁。

卷三

②) 在道元看來，「不染污的修行並非光指以奉行佛法而實現的一種道德上或倫理上的清淨，而是指「身心脫落」的修行，也就是說，這種修行基於對自我中心的完全否定。這並非意味着道元所理解的不染污的修行排除了奉行教義的重要性，盡管這樣一種奉行對於悟到自己的佛性並非一種必要條件。

(22) (23) 『正法眼藏・坐禪儀』、『大正藏』第82冊、第217頁。全上  
第9頁。

24 25 《永平初祖學道用心集》，《大正藏》第82冊，第5頁。第3頁。

②〇《正法眼藏·發菩提心》，《大正藏》第82冊，第240頁。

②7 宇井伯壽譯注：《寶慶記》，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四〇。

(28) — (30) 《正法眼藏·佛性》，《大正藏》第82册，第92頁。這並非完全準確地引自《涅槃經》，而是部份地根據《聯燈會要》卷七中百丈（懷海）的話。

頁。第31頁。《正法眼藏·空華》，《大正藏》第82册，第17頁。

<sup>35</sup>《正法眼藏王現成公案》，《大正藏》第82冊，第24頁。

<sup>35</sup>《正法眼藏王現成公案》，《大正藏》第82冊，第24頁。